

## 感恩大法救了我我和我的家人

【明慧网】我在大法中修炼快三十年了，感恩师尊慈悲救度，弟子无以言表。

### 在苦难中挣扎

1987年，我在结核医院住了半年，我左肺叶坏死，因为靠近肺门和心脏，所以不能做手术，整个肺叶里边烂，外边是一层膜囊，膜囊不断地向外扩，里边不断地烂，药攻不到病灶，可是长期吃药却把我的五脏六腑都给吃坏了。当时用的是抗痨药，打针用的是链霉素，最

后针也打不进去了。大夫说：“你出院吧，啥药都用了，治不了了，回家养着吧。”

我回家后，把病历交给公司的保健医生，保健医生接过病历看完片子说：“你没有治疗价值了，养着吧。”意思说，等死吧。那时我不到三十岁，孩子才五岁。对于病入膏肓并且绝望的我来说，死并不可怕，可我舍不得孩子，我十岁时就没有母亲了，深感没有母亲的孩子是很痛苦的，我不能让孩子象我一样从小失去母爱，为了可怜的孩子我也不能死。于是我找中医、吃中药，没效果，我想可能是药量不够、大夫不敢加大药量，我久病成医，买中药词典按药方查看，自己开药方，加大剂量，因药量大中毒了，吃了一年半的中药不再吃了。又吃西药吃了两年，五脏六腑都吃坏了，是药三分毒，从此我发誓永远不吃药打针了，也不住医院了。

这时邻居来劝我学气功。有病乱投医，我学了一大堆气功，也没好。有人又说学佛教吧，我又走入佛教，各种形式过了一遍，钱没少花，精力没少费，还没好。由于啥



都学，乱七八糟的身体又添新病了。我人生的路走到到头了，绝望了。我下决心以后啥都不学了。

### 天无绝人之路

我的老邻居曾多次劝我：“学法轮功吧，不要钱，可好了。”我认为气功都是骗人的，为赚钱的，我不学。一次，老邻居又来电话，请我们去她家吃饭。在吃饭时，邻居给我放录音，是师父在济南的讲法，我听着听着，发自内心的感觉是那么的好，就大声和邻居说：“这就是我要找的！怎么不早告诉我呢？”其实她已经和我说过好几次了。

自从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我决定要永远学下去。在炼功点，我炼了三天，咳嗽了三天，吐了三天，都是成块的浓痰。之后，我的肺病就好了，五脏六腑都被师父换成新的了，跟年轻人一样，单位体检，我的肺一点阴影都没有。

从1994年到2024年，三十年了，我再没吃过药、打过针。在我遭到中共邪党迫害时，尽管我被迫害得只剩皮包骨了，但肺一点事没

有。我回家后通过学法炼功，一片药没吃，身体很快恢复健康了。还有，我生孩子后落下了类风湿症，痛得入骨髓，修炼后好了，十二指肠球溃疡也好了。我姐姐曾这样形容以前的我：“如果你眼睛不动、不笑，以为你死了呢。”

### 全家受益

看到我奇迹般的健康活下来了，姐姐见人就说：“我妹妹真是炼法轮功炼好了！”姐姐患严重脑溢血住

了医院。我让姐姐听大法师在在广州讲法录音，她恢复得很快。和她同一个病区的患者中，姐姐病最重，可她恢复得最快。姐姐出院后，一直听师父讲法。现在她的大脑萎缩症好了，她脑子清醒，口齿说话清楚，相貌端正，人也白胖了。姐姐经常跟找她聊天的人说，以前我妹妹常跟我说，我也不信，现在亲身体验到法轮大法好了。

看到我修炼后身心出现的巨大变化，我丈夫、婆婆、二哥、二嫂，大哥大嫂的女儿、儿子儿媳和小叔子的妻子都学法轮功了。

我的外孙女更是受益者，她是早产儿，提前两个月出生，体重才三斤八两。她小时候头发没长全，智商和正常出生的孩子有差距。外孙女出生后，我就让她听师父讲法，到她两岁时就开始学宝书《转法轮》，上学前《转法轮》的字她基本上都认识了。她学大法后大法开发了她的智力，被一所市重点小学奇迹般地录取，现在上一年级，在班里她年龄最小，成绩不错，老师同学都喜欢她。

◇文/中国大陆大法弟子

# 沧州市法轮功学员石锐女士遭非法庭审

【明慧网】沧州市法轮功学员石锐女士，二零二四年四月被警察绑架后，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沧州市看守所。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，石锐女士遭沧州市运河区法院非法庭审。

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七日，石锐在单位被沧州市新华分局政保大队高福松等警察绑架，并遭非法抄家。警察构陷石锐的案卷，先后送至新华区检察院、沧州市检察院、运河区检察院。九月中旬，运河区检察院将石锐非法起诉至运河区法院。

## 石锐被看守所关押后出现重病

石锐在沧州市看守所的监室，本应关押二十人被强行关押三十七人，多的时候关押四十八人，炕上地上全都睡满了人。看守所以查体为名，一天两次要求在押人员脱光衣服检查，进行裸体羞辱。

在这种环境下，原本健康的石锐，过年期间身体出现病态，开始是高烧致三十九度多，随后出现胳膊肿、腿肿，只要在地上站一会，她的双腿就会呈现黑紫色。随着石锐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，看守所只得带石锐去沧县医院检查。由于看守所不愿花钱且沧县医院诊疗水平有限，体检并未找到病因，警察也没将体检的详细情况告诉石锐，就敷衍着回看守所输液，输的什么液也不知道。检查和输液费用都是从石锐个人账户上扣除的。看守所逼石锐写“保证书”放弃修炼，称就可以取保候审。遭到石锐拒绝。

## 法院不顾石锐身体状况强行开庭

二月二十二日，运河区法院法官付饶等人去沧州市看守所通知石锐二十五日开庭。石锐告诉他们自己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开庭。付饶等人称：“订好的时间就必须开，拿救护车拉你去也要开庭。”

二月二十五日上午，运河区法院附近被特警车、警车、公安的私家车所占据。且法院门前及附近都是公安便衣。气氛异常紧张。



## 政法委干预审判 石锐母亲的辩护权被剥夺

依照《宪法》，石锐的母亲可以作为亲友辩护人出庭为石锐辩护。在临近开庭的前几日，律师就依法向运河区法院提出让石锐母亲作辩护人的申请。法官付饶却说不允许。律师问为什么？付饶说是政法委不允许。律师表示，这是法律规定，政法委无权干预。付饶一语道破，沧州地区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案件，真正的幕后黑手是沧州市政法委。主审法官刘忠诚、承办法官付饶并不能独立审判，都是按照政法委迫害法轮功的命令来审判。

开庭前，石锐的母亲和石锐的弟媳被拦在法院门口不准进入。律师再次向法官刘忠诚提出让石锐母亲做辩护人，刘忠诚称石锐的母亲超过七十五岁，不能当辩护人（法律无此规定）。在律师的一番努力下，才争取到让石锐母亲和她弟媳进入旁听席旁听庭审。刘忠诚却剥夺了石锐母亲为女儿辩护的权利。

石锐进入法庭内，其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非常不好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刘忠诚和付饶不考虑当事人的身体状况，强行开庭。律师为石锐做了无罪辩护，石锐也当庭自辨，坚持无罪。运河区检察院公诉人付媛媛当庭建议对石锐非法量刑两年。

庭审结束后，律师要求法院尽快安排去大医院给石锐治病。律师直接告诉付饶：你是承办法官，如果石锐延误治疗，出现不好的状况，你负主要责任！付饶说：我知道。律师看到石锐身体状况和她坚持信仰做好人却遭迫害的境遇，不禁当庭流下同情和怜悯的泪水。律师再次和法官刘忠诚沟通：石锐不是罪犯，身体又这样，希望法庭拿

出最好的处理方法。

开庭结束后，律师争取到了让石锐母亲和石锐说几句话的权利。石锐的母亲在离开法庭时，发现了新华分局国保大队指导员高福松也被安排参与了旁听。

## 石锐遭迫害事件回顾

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七日上午九点，石锐刚到公司，就被跟踪而来的新华分局政保大队（原国保大队）队长牛犇、指导员高福松等七、八个警察，在办公室绑架。他们去之前还故意将公司的电停掉，使公司监控无法正常使用。他们开三辆车，将石锐绑架到新华区卢家园村出租房，进行非法抄家，抢走电脑、打印机、大法书等私人财物。下午，石锐被牛犇等人非法送进沧州市看守所关押迫害。

这是一场有预谋的绑架案。新华分局政保大队的人称：盯石锐盯了两年了。政保警察绑架完石锐，就立刻联系房东抄家，几乎同步进行。政保大队队长牛犇、指导员高福松将构陷石锐的违法案卷材料上报新华区检察院。四月三十日，石锐遭新华区检察院非法批捕。

石锐被绑架后，石锐年近八旬的老母亲，曾多次去新华分局找队长牛犇、指导员高福松等人，要求释放石锐。第一次见面他们百般刁难。老太太正气凛然，告诉他们石锐是好人，叫他们不要违法犯罪。后来，老太太再去找他们，高福松就将老太太拒之门外，不予见面。

在石锐被构陷到沧州市运河区法院之后，石锐年近八十岁的母亲，多次去运河区法院信访部门，诉说自己女儿修炼法轮功做好人却被构陷迫害的冤屈。并递交了自己女儿无罪的相关法律文书。

原本健康的石锐被公检法构陷，在看守所迫害出重病。作为单亲妈妈的石锐被迫害后，其上大学的儿子就断了经济来源。目前，其儿子全靠亲友的资助才能勉强继续上学。◇